

空空幻

主 编 李 梦 苏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
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.5 印张 1487.2 万字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 - 1000 册

ISBN 7 - 204 - 05334 - 7
定价:2156.00 元

目 录

序	(4)
第 一 回 戒色欲苦箴良友 入幻境巧化才人	(6)
第 二 回 寓名园始盟淑女 泊孤舟又遇佳人	(18)
第 三 回 扣朱扉潜来绝色 宿绣衾始露真形	(30)
第 四 回 赴文社一人压众 听琴声二美谐欢	(43)
第 五 回 吮春丸鏖战群尼 遇仙姿网图双艳	(55)
第 六 回 一幅画巧谐美事 三杯酒强度春风	(67)
第 七 回 幸中幸得美遇仙 才怜才惊诗赴考	(79)
第 八 回 逢劲敌梦恋三更 会佳期图全十美	(91)
第 九 回 访故人水流云散 睹音书肠断魂消	(103)
第 十 回 适维扬空怀旧约 至武林喜订新盟	(115)
第十一回 吉变凶风波不定 怨装恩云雨怀仇	(127)
第十二回 赋落花良朋示鉴 叹偿淫佳耦失贞	(139)
第十三回 欲拗法痴心割爱 愿为僧肆意狂淫	(151)
第十四回 进忠言迷途不悟 败奸谋法网难逃	(163)
第十五回 因诉冤刑加极恶 为报淫笔判投生	(174)
第十六回 空幻中果报既昭 鸚鵡唤大梦始觉	(186)

【藏书导读】

《空空幻》全书共十六回，存世有本衙藏板本，扉页右题“李卓吾评”，天头横署“新镌鹦鹉唤”，中题“醒世奇言”。目录及卷前均题“新镌奇传空空幻一名鹦鹉唤”，署“梧岗主人编次，卧雪居士评阅”。书前有自序，署“梧冈主人”。每回后有评语。

书的作者梧岗（或作“冈”）主人，真实姓名无考。清道光间刊本《梅兰佳话》，题“阿阁主人著”，据书前赵小宋序，阿阁主人为曹梧冈，道光十年（1830）作《梅兰佳话》。为一饱学秀才，晚年多病，卒于道光十七年。此曹梧冈与《空空幻》的作者不知是否同一人。

书叙浙江禾郡秀士花春，负才而惭貌，欲脱换形骸，尽罗天下佳人。一日，有高僧赠鹦鹉一只，春甚爱之，寻思良久，俯几而卧，梦一道者，付醉心丸、补天丹各一，又为脱形换骸。适逢秋试，遂与好友柳莺赴省。遇一美女江日葵，一见钟情，赠图与合。不日，花春中解元，柳莺为亚元。尔后北上赴京试，途遇美女九人，曰颜金英、逢凌霄、濮紫荆、水青莲、云素馨、窦瑞香、满池娇、巫梦樱、山绛桃。每遇一美则图其形以赠，并与之合。十美图成至京，而试期已误，乃就武试，中武状元。遂南返觅寻十美，而诸美或嫁、或去、或死，七零八落，十不一二矣。忽诏命征番，大获全胜，娶番公主玉蓉，班师回朝。方知妻山绛桃与人淫乐，乃愤而鸩玉蓉，削发为僧，取法号拗苍，隐寓与苍天为拗之意。拗苍于寺设迷园，或勾引、或强抢民女美者入园，以供淫乐，终事发伏诛。阎君与说因果，说其生前名梅雪，与江潮交甚厚。江潮有妻美甚，私与通，欲谋害江潮。潮知

之，愤而出家，净修十载，尸解成仙，号紫云道人。后梅雪知悔，广行善事，复生于花家，是为花春。紫云道人不忘冤债，故赠药且为脱换形骸云云。随又复令春转生堂兄花晴园家，取名艳姣，以偿淫债，备受诸种苦难。忽帘前鹦鹉一声叫唤，花春醒来，乃知为南柯一梦。自是，遂安陋颜之故我，绝念于风流。

《空空幻》借梦说法，旨在劝惩风月丽人，到头皆空皆幻。

艺风堂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艺风堂主缪荃孙（1844—1919），字炎之，一字筱珊，也写作小山，晚号艺风，清江阴人。28岁时到四川，致力于版本、目录和金石学，并开始了藏书活动。经过长久搜求，到庚子年（1901年）止，他所收得旧刻、旧抄、四库未收之书及名家孤传稿本，共达10多万卷。以后无论东游日本，还是客居上海，“得暇即搜看旧书”，就是到了晚年，也仍搜购不止。缪荃孙是近代的大目录学家，著有《艺风堂藏书记》等。还为张之洞撰《书目答问》，编刻《菴圃藏书题识》等，对目录学的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。他还是我国南北两大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创建人之一。

艺风堂藏书达十多万卷，有《艺风堂藏书记》、《艺风堂藏书续记》、《艺风堂藏书再续记》问世，其规模可与吴騫的拜经楼、孙星衍的平津馆藏书相比。

艺风堂不仅收藏书籍很多，收藏金石也很丰富，《艺风堂金石月》著录金石达一万一千八百余种，收藏之富，为以往的金石家所未有。

序

序

嗟乎！百年瞬息，人生有几何哉！而其间离合悲欢，何一非空，何一非幻。黄粱枕上五十年之富贵功名，无非幻境；槐树枝边数十载之荣华福泽，尽是空花。腰金衣紫之荣，夫且如是；偎玉怜香之乐，诂曰不然？独是天能幻之，人不能空之；若人能空之，天岂犹得而幻之乎！究之天能得而幻之，与人所不能空之者，必有物以引之。引之者何？酒色财气是也。而四者之中，色为尤甚。盖欲念一萌，虽百炼羸肠，不禁绕指三匝，又何怪逾墙钻隙之纷纷哉！不知淫辟之罪，天之报施也恒不爽。淫人妻者，妻淫人。非自淫之，也一间耳。夫谁无妻孥之属者哉？而不设身以思之也，亦误甚矣！况果报无定法，即孑然一身，亦不可恣情自逞。何则？孽海茫茫，天必于其及偿者，于其身偿之；于其所不及偿者，且越世偿之。吁，造化小儿，亦狡狴矣哉！我愿世人有览于此书而如听晨钟。虽数帙俚言，亦未必无小补也云尔。

梧冈主人识

第一回 戒色欲苦箴良友 入幻境巧化才人

诗曰：

茫茫孽海几时澄？须信彼苍报最平。
绝色到头成化骨，陋颜何必憾遗生！
欲心燃发还当遏，冤债风流偿不清。
幸得老僧鸚鵡唤，空空幻出梦中情。

古语云：“顽石点头，铁人下泪。”人疑斯言为诞妄，不知所以云者，非真谓顽石可使点头，铁人可使下泪，不过谓振警聩之言，乃至理实情，所发虽以天下至无灵性之物，如顽石，如铁人者，闻之尚感怀流涕，岂以有血气有心智之人，曾铁人顽石不如乎！为说前朝浙江禾郡有一秀士，姓花名春，字金谷，年方十七，颇渊通于诗学，擅美于丹青，才名流布，无不企仰。椿萱已皆逝世，并无兄弟姐妹。家资巨万，富称敌国。所居的房屋，尽是朱栏翠槛；所穿的衣服，俱是锦绣绮罗。其享福之处，自尔琐说不尽。唯所抱憾者，尚有一则。看官们，你道他负此才学，际此境遇，尚有什么不足？不知他才虽渊博，貌不风流。其平日立心，曾谓：我若娶妻，不一而足，必尽天下之佳人罗而致之，方快我意。而又自以容貌之陋，佳人未必能对我生怜，故常引镜自照，唯叹彼苍赋质，不能畀我全美，使做得一个风流才子，诚恨事也。所以琴瑟蹉跎，未谐秦晋。

时花春有一友，姓柳名莺，字迁乔。其才学之美，不多

让于花春。若论其貌，则又丰神秀雅，态度嫣然。二人谊重金兰，夙敦雅好。花一日无柳，无以罄引触醉月之欢；柳一日无花，无以尽玩景吟诗之乐。然契慕虽殷，而一见柳莺，愈觉好蚩难掩，顾影自惭，每每谓柳莺道：“‘才子佳人’四字，本分拆不开。天生才子，必生佳人。盖无佳人，不足以舒才子之气，并不足以显才子之奇。弟虽眷恋佳人，唯有愧于才子。兄何既为才子，而反忘情于佳人？此我所不解也。”迂乔曰：“不然。李白才人，陶潜才人，其生平不过以诗酒怡情而已，谓其恋情于螭可蛾眉，则弟未之闻。”花春曰：“古来才子，指不胜屈，兄何必第以是二人论哉！即如帘窥相如，香贻韩寿，世之佳人，且动情于才子，岂才子反不留意于佳人？且不特与佳人有遇，即与仙子亦未尝无缘。如半勺琼浆，裴子成缘于玉杵；一餐麻饭，刘郎迷路于天台。才子奇缘，皆历历可稽。若此，以我兄际此芳年，具此才貌，竟无情于韩寿、相如之遇，其与世上庸夫俗子相去几何？亦徒负天工赋质之意矣。午夜盟思曷禁；为兄叹惜。”柳莺道：“我岂不知才子佳人，往往有遇，然我所以略去粉白黛绿，而不敢役志者，诚以万恶淫为首，古人屡屡言之。若以归荑赠牧之事，恋恋于中，是遇佳人而不遂，其欲则不快，势必至荡检逾闲，纵其所欲而不知止，由是而孽增恶积，无理难逃。阴司之罪狱固不必言，即目前之报应，亦不网漏一人。兄苟沾沾于女色，将毋蹈此迷途！”花春道：“弟非才子，固不必论。但以造物之待才子，自异于待常人。天既赋彼以才子之质，自必有一番奇遇与彼。古来才子之遇，种种不合，未闻有责其淫狎而为之报者，兄何过虑之甚？我观兄潇洒不拘，自有雅人韵趣，略去脂粉，不知所乐何事？”柳莺道：

“富贵功名之念，余实淡然。志在离城数里，起一别墅，约广十数亩，其间池塘曲绕，楼阁峥嵘，四季名花，无所不植。春则有宴花楼，夏则有涤暑台，秋则有望月亭，冬则有香雪阁。郡中名人才士，络绎而来，或雅爱琴棋，或性耽诗酒，或闲谈竟日，或秉烛夜游。为东道主者，酒肴粗备，相与为欢，将终我身，以徜徉陶然，不知有世事之扰。弟之志如是而已。”花春道：“予之志则不然。唯愿美姬盈座，娇妾环回，歌声婉转，舞袖翩跹。春生玳瑁之床，香透鸳鸯之被。杨柳楼头，肉屏围暖；芙蓉院里，锦帐□妍。直乐此不疲，有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他二人之志性迥殊有如此，故花春虽常抚形自憾，其心终贪恋无已。即其平日所作之诗，无非艳词丽句，不离乎香奁一体。其所描之画，亦不过是涂脂抹粉之观。清夜自思，每谓我徒具才子之学，而无才子之形，空有风流之情，而无风流之貌，即遇佳人，焉能使之—见生怜，相为勾引？心得遇一个仙人，将须法水，把我遍身—洒，使向来的陋相，顿变为一个俏庞，我生平大欲遂矣。

却说花春一日在书斋静坐，见门公启禀道：“外面有精严寺涵修和尚求见。”花春即令请他进见。无何，见伊手持—白鹦鹉，径入庭心，与花春作揖道：“贫僧无事，不敢造府。这只鹦鹉，贫僧已驯养多时，今日特来相赠。”花春知此僧素有得道之称，闻有一白鹦鹉畜之已久，曾有人出重价与之相鬻而不得者，何以今日特来赠我？想其中定有隐情，因说道：“既承长老雅好，须议价领赐。”那僧人笑道：“此鸟亦非凡种，遇合有缘，不日要破笼飞去，又何价可议？”花春听得他语言奇异，遂谨谨领受。那僧人自作别而去，就将这鹦鹉挂于帘外。举目细睜，但觉仪光皎皎，素彩翩翩，

异金精之妙质。喙不涂丹，殊火德之明辉；衿非染翠，洵如粉羽能沾。果尔雪衣可焕，梳翎爱洁，几疑林邑来呈；振翮唯鲜，犹忆延之作赋。看了一遍，心窃爱之。但思此鸟，畜于涵修，曾闻有谈经乱局之奇，为甚笼中寂寂，不闻慧舌间关？又想涵修适才所言，甚是不解。寻思久之，似有倦意，因遂俯几而卧。卧未几，闻得檐前鹦鹉唤道：“花贵人！欲快生平大欲，脱换形骸，今日须速出门，望西而去，自有所遇！”

花春闻唤，不觉惊喜交集，忙起身步出门外，也不带童仆，独自一人飘然行去。行许久，到了一处，名唤桃花村，但觉树深见鹿，溪午闻钟，光动绿烟，影遮岸竹，粉开红艳，香塞溪花。舞燕蹁跹，衔尽落红阵阵；流莺婉转，遥开弄舌关关。四围碧树成丛，一带清流绕位。徘徊良久，见林中走出一道者，背负葫芦，手展麈尾，足登云履，身服氅衣。童颜白发，还疑跨鹤而来；道骨仙姿，定识乘风而去。见了花春，遂上前起手道：“贫道因与花贵人有缘，故特下长春岭而来，在此静候数日了。”花春骇然道：“小生与道长素不识认，为甚知余姓氏？”那道者道：“诟但知汝姓氏而已，即后来之姻缘遇合，贫道已一一知悉。”花春闻言，惊喜道：“道长既知之，肯为我略言之否？”道者道：“有缘得会，何妨略泄其机：汝之功名福泽如在掌中，固不待言。至于抱玉偎香之乐事，则良缘美遇，尚要贫道小施奇术。”花春道：“如此敢乞道长指示，祈勿吝教！”那道人就于葫芦内取出丹药两颗，付与花春道：“这颗红的，名曰‘醉心丹’，向酒卮中一浸，凭他海量，不消饮得数杯，便尔一醉如泥。只要捋半杯冷水灌下，顿时醒转。这颗红的，名曰‘补天

丹’，乃是房术。若将此丹吮入口中，就可通宵不倦，一以御千。欲泄，只消将此丹吐出。此乃贫道在长春岭上，皆采仙芝异草烹炼而成，不比人间丹药，有耗肾损精之患。可珍藏之，自有无穷妙用。”花春接过丸丹藏好，不禁挥泪道：“天下唯才子爱佳人，惟佳人亦怜才子。以我生就陋容，既未得为才子，焉有佳人与我结绸缪之乐？若无众佳人盈盈满座，即有此妙丹亦苦于无用。未识仙师，能为我脱换形骸否？”那道者闻言微笑道：“也罢。既要成全你的美事，须索成全到底。”遂携了花春的袖，一步步走近溪边，竟把花春一推推下。

花春在水中挣了多时，然后挨进岸傍，慢慢扒起，那道人已倏无踪影了，身上水淋淋衣衫尽湿。幸是暮春天气，不至十分寒冷，只得向左近乡村人家借须布衲衣衫换了，把身上的湿衣脱下，取了丹药，暗想：“这道人不知是仙是怪？他为甚将我推入溪中？”一路上疑疑惑惑，来到自家门首。

不料，管门的竟上前拦住，不许他进内。花春又气又恼道：“难道我相公换得一身衣服，你就不认得了么？”那管门的亦嚷道：“你说的甚么话？怎样可以冒得？难道我家相公的容貌都认识不出了，敢来假冒么！”竟尔叱嚷不逊。花春闻言暗想道：“莫非方才溪内这一浴，已将本来面目改换了？不然，他怎至认我不出？”正在呆思，只见里边走出两个家童来问道：“张伯伯，这是何人？你为甚与他嚷闹？”门公未及回言，花春遂说道：“我相公实因方才遇了仙人，将我形容改变了，所以你们皆认识不出。面目即非，声音犹是。你们若不信，可于我卧房中西边衣架上，取一个折叠匙钥，将榻旁第二只皮箱内，取出粉红衫子一件，方巾一顶。”内中

有一童子，果然进去不多时取了出来，各各惊以为奇。花春进了书斋，就将衣巾更换。脱下的衣衲，命家童往那乡村人家调转。不表。

单说花春换了衣服，遂引镜自照。见镜内的姿容，直不啻日月入怀，琳琅触目，与向来的面目，竟迥然不同，不觉欢然大喜道：“诚哉仙术多奇！造物已成之形质，且能化其本来，想这二颗丸丹，自然灵妙无穷了。自今我愿已遂，可不愧风流才子之称，温香软玉，自享不尽衾帐欢娱矣。”遂命家童去请柳相公到来。

无何，柳莺至，竟不相认识。花春遂将遇仙变容之事，详剖其故。言语之间，喜形眉睫。那柳莺闻言，默然良久道：“兄以此为喜，我实以此为兄危。”花春骇然道：“兄何出此言？”柳莺道：“以兄秉性风流，素恋恋于朱颜红粉，唯以赋质有憾，故未能径情直行，尚为迟迟观望耳。今日这道人不知前生与兄有甚宿债，故下此孽根，贻兄荼毒耳。兄颜一变，恐后此欲海无涯，孽冤层积，色途之后患，不可胜言矣。弟忝在爱下，故敢斗胆直言，祈勿见罪。”花春笑道：“兄何拘执若此！人各有志，不可相强。道学之谈，非余所乐闻。今日且开怀畅饮，以博一醉为是。”遂命家童暖酒备肴，两人合樽促膝，豪饮尽欢，直至夕阳西下，然后掷盏别去。

花春闲步阶下一回，遂把双扉掩好，倒在榻上，和衣而睡。直至天明起身，梳洗已毕，静坐书斋，暗想佳人不必多得，只消十美环回，朝朝为雨，夜夜兴云，每于花朝月夕，美景良辰，各罄其欢，诚快事也。遂欲描画美人图十幅，每幅上画了十美，其间或弹唱，或歌舞，或赋诗，或刺绣，闺

中韵事，各尽其妙。而十幅上的描容布景，又自各各不同。不消数月，早已功成。画上傅粉施朱，镂金佩玉，艳丽之态，自不必说。花春展图暗想道：“自今以后，若遇姿容绝世佳人，就可以一幅美人图赠之。这十幅图画赠完，天下之佳人亦几几罗尽矣。但想天涯广阔，佳人自散布四方，若唯羁守故乡，杜门静坐，纵有佳人，从何而遇？唯是驾一叶之扁舟，游尽锦城绣市，历过胜地名都，自有奇遇。倘今岁秋闱得捷，不免要北上的，我就可一路留心察访。”

话休烦絮。到了秋试之期，花春与柳莺二人，打点上省赴试，叫了舟船，搬下行李，又命两个家童随身服事。原来这两个童子，为人聪俊异常：一个是与他整叠诗笺的，故名诗囊；一个是与他管理画幅的，故名画筐。是日一齐带去。柳莺亦带一童子，又带一老仆，共主仆六人下船，径赴武林而来。到了城中，遂命家人去寻寓所。花春道：“房金不论贵贱，务要精洁雅静为主。”家人应诺而去。去了不多时，欣然来反命道：“此事真来得凑巧，二位相公今秋必定高中矣。”花春笑道：“我们若中，定是一元一亚，岂但中而已。且问你为何知道我与你家相公是中的？”家人道：“老奴奉命而去，寻了许久，不见有精洁租房。适遇见老奴的表兄，问我到此何干，我就将二位相公到省赴试，命我寻寓之事对他说了。因他在此有熟，托伊觅一寓处，却一时没有。他说道：‘有一所在，甚是精雅，但人不容多。若唯二位相公，可以权寓。’我问他：‘在那一处？’他说：‘此间告老红御史府中，有一名园，屋宇颇多。’他即在红府管园，因主人远出不在，可略为专主，命老奴就将行李翻去。”那二人闻言，不觉大喜，遂雇了脚夫，挑着书箱琴剑，随了家人先行。花

春与柳莺二人，随了童子，慢慢行来。

行不多路，已到红园门首。步进园门，弯弯曲曲而来。花径未缘客扫，朱门似为君开。百尺高台，接青云而蔽日；千层曲槛，俯碧水以临风。缥缈桂枝，拂清香于静院；扶疏槐影，移翠盖于幽庭。溪树含芳，烟荡芙蕖之沼；山螺延翠，霞飞杜若之觞。琴台、啸台、吹台、台，台台耸秀；晓亭、怡亭、畅亭、锦亭，亭亭环绕。凝香阁、栖霞阁、潜峰阁、摇碧阁，帘见半垂；芙蓉楼、翡翠楼、玳瑁楼、雨露楼，窗开四面。风光娱目，还疑已入蓬莱；蹊径迷人，几似暂游瑶岛。总总富丽之观，言难罄尽。花、柳二人遂在园内绿阴轩中寓下，相与谈今论古，赋诗饮酒为欢。

一日，花春在阶前闲步，见一丛白秋海棠开得雅洁可爱，遂握笔向粉墙上题道：

曾记东风睡海棠，粉痕依旧晕残妆。

离魂倩女愁无主，新寡文君未有郎。

小院月明香料峭，空阶露重夜凄凉。

可怜红粉都消尽，任是无情也断肠。

题罢，柳莺见道：“兄欲题海棠，则竟题海棠已耳。又何必指东说西，牵缠到别处去。倘主人道学，见此艳词，岂不嫌尔唐突乎？”花春道：“措语风流，正是雅人深致，兄何反嫌艳丽耶？”

话不絮表。二人在园，过了数日，场期已近，各把进场物件端整一番。到了初八，共赴头场。

却说花春点名领卷，归号静坐。移时传题，头题是“缁衣羔裘”一节；二题是“明乎郊社之礼”两句；三题是“天时不如地利”全节。毫不假思索，信笔挥了三篇。从头至

尾，看了一遍，把开讲细细咀味道：“此讲精神团结，笔气浑融，已能横扫千军；即后路亦觉经籍纷披，令人目不暇给。”竟欣然出场，以元自负，来至寓所，柳莺尚未出闺。坐不移时，见柳莺进来，殊有不豫色然。花春忙问道：“兄何以功名之得失介介于怀？即不能夺魁争首，亦非为辱。况以我兄之才，有断不在元魁下者，何闷闷若此？”柳莺道：“非也，我平日目空宇宙，自负非凡，今场幄得此易题，未能□神目送，如意写来。我自视斯文毫无声光并茂之观，故自愧才学疏浅耳。岂以功名之得失而愠见耶？”花春道：“兄不必过逊，弟还要请教。”柳莺不肯录出。强之再四，然后谓花春道：“如必要弟献丑，待弟背一讲与兄听了罢。”花春道：“一破已见大意，何况一讲。”柳莺背毕，花春大赞道：“这一起已有开门见山、先声夺人之概，兄此番冠压群英，诚可预贺，何犹不惬于心哉！”柳莺也令花春背了一讲，二人共相赞美不已。说话间，酒肴已备，二人对酌尽欢。饮罢，柳莺道：“弟因在院中不能畅睡，此时意欲就枕，未知兄意何如？”花春道：“兄请先睡，弟还要略坐片时。”

那花春见柳莺先去睡了，径自步出轩中，仰见一轮皓月，万里无云，秋光正皎。走过几重楼阁，信步行去，但觉金风飒飒，玉露零零，因感叹道：“春去几时，忽尔中秋佳节矣。人生行乐须要及时，古人秉烛夜游，良有以也。”遂一步步行过去，见一假山，甚玲珑，而有数仞之高。花春依了这条石路，慢慢步上，足踞其顶，从空望下，真是台上爱山，层层送碧；楼居消暑，面面横秋。花春道：“却不知此处倒有这一派景致，虽瑶台仙岛，亦不能驾出其上！”正眺望间，闻西南角上隐隐有笑语声。花春望下一看，只见一丽

人同一侍妾倚在栏杆望月。虽玉肌粉面，看不十分明白，而绰约之态，已见一斑。花春想道：“此二人莫非月魅花妖？若是人间女子，那有如此姿色！”错愕良久，道：“是了，这位美姝，一定是红府的千金。想未闻箫史之笙，难觅宋玉之貌，空房寂历，倚枕无聊，未抛东阁之球，欲待西厢之月，故际此良夜，不禁缓步芳园，聊为消遣耳。我花春欲娶十美成欢，故描成十幅丹青为赠，今夜得见此佳人，乃生平第一良遇，正十美之始基耳。有此机缘，岂可错过？须要与伊一面，使彼得见我貌，方可措词进说，以图佳会。不然，黑夜突入，彼竟认我为恶棍奸徒，一时叫破，被家人知觉，岂非好事难谐，反遭其辱。”正在踌躇无计，见二人竟飘然进内去了。花春无奈，只得步下假山，见月已平西，仍依旧路来至轩内。残灯未灭，柳莺与童仆数人，正在熟睡。遂解衣而寤，但闻得萧飒秋风，响飘桐叶，虫鸣不绝，入耳增悲，恍有欧阳子《秋声赋》光景。花春此时，何能成寐？不觉忆美有怀，口占一律道：

剔罢银缸卧未曾，夜深犹忆曲栏凭。

阶前佯拜三更月，帘底微明一点灯。

隐约楼中人悄悄，迷藏远处影层层。

不知可有蓝桥渡，□夜降来合断魂。

吟罢，辗转反侧，已听得远寺鸣钟，乱鸡报曙，东方渐渐白了，见柳莺已将起身，也只得披衣而起。梳洗毕，用过早膳，又要打点赴院听点二场之事。俱不赘言。

且说三场考毕，花春出帟归寓，柳莺尚未在寓，重又步出轩来，欲往前夜遇美之所。行未几，见一使女，惊问曰：“汝是何人，在此园中闲步？”花春忙上前作揖道：“小生乃

嘉禾人氏，姓花名春，为赴秋试而来。因与尊府园公相认，暂借芳园羁栖数日，姐姐毋得怀疑。”那使女见花春衣冠俊雅，丰致嫣然，不免垂盼留情，笑谓花春道：“花相公寓此，婢子实未得知。直言冒罪，祈勿见怪！”说罢折了数枝桂花，正欲进去，花春叫道：“姐姐请转，有话相问。”花春欲问及前夜在园中玩月的是何人，又恐非即此女，他进去道及起来，反为不美，又只得茹而不言。那使女见唤他转来，无言相问，谓花春道：“相公何戏妾若此！”又笑了一声，径自进去了。花春细视此女，身虽充为贱役，而其眉如远黛，肤若涂脂，竟不与闺阁佳人多让。毋论别的，即其一笑多情，不令我魂飞魄荡乎？

无何，柳莺亦至，共以帋中所作之策论讲了片时，命仆暖酒，二人豪饮至晚，掩扉就榻而寤。花春睡未几，心中想道：“我今日有紧要心事未毕，如何合得眼来？且起来完了这桩心事，方可放怀安睡。”未知他有甚心事？这心事可以完得来否？看官不用疑猜，自有下回分解。

评曰：文贵乎奇，不贵乎平，贵乎出套，不贵乎□□。如野史中之夸美风流学士者，有子建之文、潘安之貌，欲其快人耳目也。乃花春独富于才，偏陋于貌，未免稍留余憾，而不足快人耳目矣。孰知不足快人耳目处，正可以快人耳目者。斯之谓奇，斯之谓出套。

“才子佳人”四字，乃全书关键。盖天生才子佳人，钟灵毓秀，实超轶于匹夫匹妇之上者也。作者□□之立准，而天下人之不能为才子为佳人者，更无论矣。遇仙赠丹，亦野史中套习，特奇乎改造面目，脱化丰裁也。